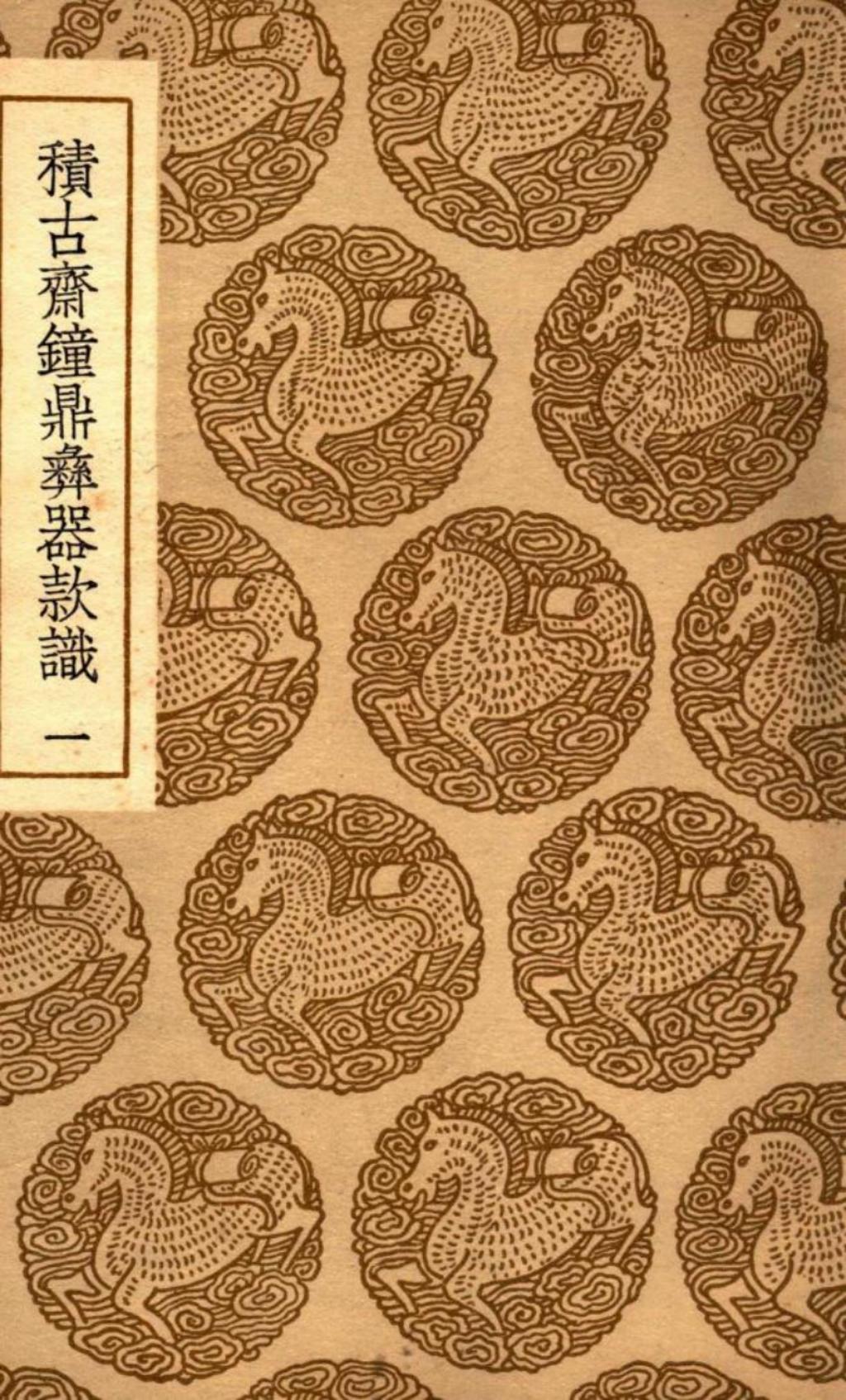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一





積古齋鐘鐘鼎彝器款識

(一)

阮元編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  
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  
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青綠其有青綠者金之不精  
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尚書百篇  
而有過于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  
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  
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

朝西清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  
有遠過於張敞鄭眾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  
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搃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  
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尚在周公孔子未生

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  
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卽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  
物乎世人得世綵書函麻沙宋板卽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  
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  
星衍趙銀臺秉沖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  
士坫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  
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  
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  
五百六十數追過之夫某字于板自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  
然自古左國史漢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  
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  
然則古器雖甚壽然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

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蘊或爲偷賈之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揭本屬之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中秋日揚州阮元序

商周銅器說上篇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一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隸楷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敦槃戈劍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

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袤者家國之患也先王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舉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鳬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阮元

商周銅器說下篇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者武王有

分器之篇

書序武王封諸侯

魯公有彝器之分

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

康叔大呂分唐

是也

有諸侯大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子

叔姑洗皆鐘也

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子之號

虢公以爵

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元案鑿鑑者后之

器也說文鑑大益也鑿與鑿鑑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盤鑑

釋文又作鑿易訟鑿帶釋文或作鑿可見鑿非本字鄭伯以其爲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注解爲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鑿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卽令如此當云鑑鑿今云鑿鑑文義倒置矣

晉侯賜子產以鼎

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是也有以小事大

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

左成二年魯公賄晉卿

以壽夢之鼎

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

鄭賂晉以襄鐘

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

齊人賂晉以宗器

左襄二十五年杜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

陳侯賂鄭以宗器

左襄十五年燕人賂齊以笄耳

左昭七年徐人賂齊以

甲父鼎左昭六年十鄭伯納晉以鐘鑄

左襄十一年  
亦見晉語

是也有以大伐

小而取爲重器者魯取鄆鐘以爲公盤

左襄二年  
晉語

齊攻魯以求岑

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

又見說苑新序

是也有爲述德倣身之

銘以爲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

左昭三年

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

晉語

是也有爲自矜之

銘以爲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

左僖十五年

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九年

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爲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禮

春秋晉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二十九年又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

以天子之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洛

楚子問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

戰國策

是也此周以前

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

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

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略數之則有漢元鼎汾

陰得寶鼎

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

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

漢書

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

郊祀志張敞辨之敞官此拘邑賜爾旂

鸞轡鞶羃

琿戈戶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

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書約記

張敞之言非銘全文

永平六年王雝出寶鼎

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雝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

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

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竇憲伐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

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元案漢人習隸罕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

吳赤烏十二年

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鄆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

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

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

並見符瑞志唐貞觀

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

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

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饑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萬年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人之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阮元

商周兵器說

三代以上稱人之戰者曰卒伍軍旅不曰兵曰兵者戈戟弓矢之屬之專名也古兵矛三尋爲最長經傳中罕見用之所用者戈爲多戈之存于今者甚多以今尺橫度之不過數寸其秘長古尺六尺六寸僅與中人之身等耳鄭注考工記古矢鏃長二寸近人得古長平銅箭鏃與之合以周尺計之亦僅當今尺一寸二分強耳古劍今存者運肘度之首與肘齊末與指齊亦甚短矣先王之制兵非不能長且大也限之以制度行之以禮本之以仁故甚短小也後世務以物力相勝浸爲長鎗大稍矣浸爲火礮矣亦不得不然之勢猶車戰之變爲馬騎也古度量衡短小且輕今度量衡長大且重又何也自古利權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銀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贏者數千年遞贏之至于如

此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也阮元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後敘

慨自斗科姬泐竹帛贏爐蒼公赤篆南閣祭酒摭之素王青書臨淮太守傳之乃塵筆遺左史而歆移徒勞鴻都崇伏書而包竇又作冀其斟酌墳索黼藻羲軒難矣必欲洞書名鏡神旨祛奇詭追始初藉非欲山吐川陳彝得鼎厥道曷由我

朝龍興大文虎炳天臨朗鑑地出琳鐘

冊府丕煥編珠蓬扉不禁藏璧亦有癖深原父智儕子高集吉金書詮祥器宇顧茆檐未窺柏寢蠡勺安測鳥闊失采翡翠之翎遺拔犀象之角說難盡璧覽者弗慊矣維吾師雲臺先生經緯馮生鑄鎔邃古

宸籞鸞篷辟廬鶴從釋

天上雲靄之文辨階間球鑄之刻泊乎握尺山左樹麾淵西清

白心圭搃黃手繭穜金薤於燕寢叢銅花於雕函爰命鰐愚載  
哀鱗舊見慙槃叩問待鏞撞懷鉛則斗建周杓數弓則日干合  
策紀商周以迄魏晉摹頡籀以臯斯邈削劂垂藏校勘遂施敢  
述薪傳用綴簡末夫分器名冊司尊設官經傳孔悝之文史記  
美陽之字齊犧以送女爲賸魯壺以貢王存名武王盥盤著溺  
淵之戒大禹讓鼎勒昧旦之詞故書羅蒐曩制灰威莫可詳已  
至于宣和殿圖尚功石刻肴核六籍俎豆三倉先民是程後民  
是語然摭拾榛雜肆攷豕訛造作孔贊善美非盡質之大雅曰  
猶有憾蓋聞古聖之道立器生禮踐實存誠菜菽常鉶必斲三  
壽饋餧小敦欲至萬年飾鎔璆不厭其華用泉貝不病其厚將  
以壽名教礪綱常鴻聲明資文物出治理而綿遠久也夫亨觴  
神祇盥薦考妣執旛立矢論譏前勞是爲大孝呼史宣綸立廷

受冊鑾輶戟蔑歷紀庸是爲純忠厭祭禮殤父築作塋勳績  
錄屬正長錫彝是爲慈惠列侯朝聘贈金鑄鐘僚友饗殯翼金  
銘簠是爲豈弟叔夜用饋同符孔共唯叔居晦允契商警是爲  
恭儉此皆經世之鴻寶生民之令儀雖祖龍覩殘赤符凌替典  
則失徵範模猶在自後世祖尚虛無輕蔑文字而淪沒盡矣且  
夫琥珀孕于荒麓遇芥則投珊瑚沈于環瀛舉網則獲物聚所  
好亶其然乎茲所輯者約躉彝五百餘器綜篆籀一萬餘言玉  
府崑山珠海合浦鮫納五色鳳錦千襄洵極金縢石屋之觀寧  
止滂喜凡將之作夫推彌曠者道也闡彌精者義也舉而罔缺  
者典也久而始備者時也雷雨甲中遠協羲爻壺戈蛟蚪上承  
皇史宗周鐘之誓要服何如江漢常武之篇考父鼎之欹文丁  
可徵校頌歸祀之說寶敦矢夙夜識周大僕之虔尊鼎祝萬壽

知齊乙公之侈頌之佩出反入卽晉重三觀之儀習之用田受  
秭卽呂命百鍔之罰他若周王徙居楚麓楚惠遷自西陽可拾  
春秋之遺共王墓稱陶陵漢宮名逸蓮勺可詳班馬之略謂非  
觀古之函牖進學之階墀與然而俗情染墨浮說雌黃其蔽不  
一舉枚可數或膠執偏端梗守前論宗祧北海求鳳皇之尊應  
答竟陵善服匿之對一也執贊擬岑呼鼠尋璞父丁祖乙雜以  
比干之盤車攻馬同間以勝公之石二也又有引葛攀蘿削尋  
就墨甲附上甲庚測盤庚弒伯爲孝友之兄遽仲爲君子之弟  
奇觚妄會疋畢所訶三也昔在嘯堂大臨諸賢傳譖難免今稽  
東觀容齋之論定評或虛彼鑿守藏述古之心違重器不訾之  
詳割句之借繹酌形之同論逞狂之合釋攸勒爲筆革明夜琰